



# 计八二的专属记忆

■ 计算机系 计 82 | 元涛

1988年9月的一个下午，在23号楼一楼西侧活动厅，29个面带稚气的新生坐成一圈，在班主任容若文老师的引导下，挨个站起来，带着天南海北各种口音介绍自己。从这天起，计算机系88级82班成为一个鲜活的集体，大家朝夕相处五年，在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里留下无数难忘的记忆。这29名同学中男生24人占了绝大多数，女生只有区区5人。

计算机系88级共6个班，分班的时候应是各省生源随机打乱组合，但能看出有明显的人为痕迹，比如说，全年级名字中带“涛”字的李涛、吴涛和元涛，不仅都安排在我们班，而且在同一间宿舍23号楼137，该屋还有曹智若、张燕东和徐凌，曾经以嘻哈风格著称。137隔壁的是135，住着涂鹏、赵天宇、杜毅、夏训范、樊启华和武剑锋，他们是平均年龄最小的宿舍。135的对门是138，有李明、彭爱民、王晓东、王书武、杨三辅和诸葛宇柯，以行动统一为特点。138的隔壁是140，由王前炯、左湘东、范伟、赵明、刘道军和马立民占据。女生宿舍在6号楼，本班五人石瑛、史亚萍、王烽、周俏峰和胡德瑜，她们屋还有86班的周春玲。此外，还有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巴瓦尼后来也编入我们班，

他住在留学生楼。

5年时间里，女生们的宿舍先后是6号楼427和7号楼331，而男生们则辗转于23、9和14号楼之间，搬过三次家，住过四间不同宿舍。除了涂鹏大一、胡德瑜大二出国外，其他27人，从入学到毕业，在长达五年时间里，一起学习、生活和娱乐，共同经历和分享成长过程的种种快乐和烦恼。

## 学有所成

我们当年课业繁重，仅数学类的就学了高数、高代、概率、数值分析等好几门。还有普物、军事、革命史、马哲和社会主义建设啥的一堆，特别是普物实验耗时费力，好像大二、大三那两年我们除了去教室就是去实验室，做不完的作业和实验。过多的理论课占用了我们大量的时间，有些后来也没怎么用上，但也锻炼了我们的学习能力，在一定程度上学会在繁杂的事务中抓住轻重缓急，培养了些许抗压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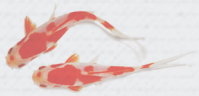
大一第一次上机，用的是DSP-8机型，那时还记机时，通过终端登录上去，经常死机，打印作业要发送到后台。大二开始接触UNIX，用的是一个什么小型机，学汇编时开始用PC。当时国内刚刚开始出现PC，从XT、AT、286，

一直到386，我们都用过。当时谁要是在教研组或者公司用台386，大家都羡慕不已，那时候拷软件还要用软盘，先是五寸的，后来出现三寸的，一个游戏要好几张盘，每个人都有若干个磁盘盒。

大学五年，不论是班上还是年级里，女生的课程成绩都占据前列，我们班男生也有几个成绩不错的，像小杜、赵大、老曹、范伟、诸葛、吴涛等，但似乎我们班的成績不如其他班，不过我们班同学很注重实践，在校期间就积累了较多经验。不记得是哪个老师很早就提点过我们，计算机是工程学科，关键要解决实际问题，就是要多动手多实践。

大二的时候，为了迎亚运，各班都要整点动静出来表示对亚运的支持，我们不知是谁创造性地发起到校外去杀毒的活动，当时病毒刚开始出现，我们分成若干小组，然后各自主动联系有PC的大单位，到他们办公室杀病毒，那时候常有沙尘暴，在屋里看外面黄沙满天，想着其他同学在外面挖树坑，优越感油然而生。老左等人很早就在中关村给公司攒PC，腰上很快就别上了BP机。大三开始，不少同学如六毛、小武、老左、吴涛、老鸭和李明等就开始在校内外接编程的活，大四后，我们分到各





教研组，陆续参与或承担一些项目，三辅、李涛和元涛等人还给希望公司翻译最新的专业书。这些在校期间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日后工作打下了较好基础。

## 老师印象

五年里我们的老师很多，跟我们接触最多最久的是第二任班主任王雅琴老师，她的年龄跟大多数同学的父母差不多，和蔼可亲，对大家的关心无微不至，我们很多同学至今仍念念不忘她的细心关照。大三时学校组织义务献血，系领导给全体同学进行动员。由于从来没有经历过，大家既兴奋又紧张，统一到校医院进行体检，然后回宿舍等待通知，王老师亲自把关，把那些体检合格但体质比较弱的同学都从名单上拿掉。之后，王老师还买了一盆鲫鱼熬汤给大家，记得女生们在王老师家洗鱼洗了一下午。大三下学期，王老师帮助把几位同学安排到教研组，较早承担一些实践任务，毕业前，对每个同学的去向都细细过问。有一年元旦晚会，王老师怕我们钱不够花，和她老伴罗老师拿出自己的钱来补贴大家。

我们入学报到后接触的第一位老师是首任班主任容若文老师，好像他当时研究生刚毕业不久，是个阳光的帅哥。他帮助大家熟悉新的环境，指导我们转变思维，要努力并善于学习，还特别要求北京的同学不能歧视外地同学。他还积极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，跟大家打成一片。

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很敬业，

也各有特点，比如高数的马振华老师，讲到一个三点式公式，借题发挥，说此三点式非彼三点式。教高代的是位女老师，每次在黑板上做大规模演算写下无数步骤时，看得我们眼睛都发酸，偏偏她每次都淡定地说就这么简单，让下面一片叹息。上模电的老师，口头禅是“既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”。最有气场的应属系主任王尔乾老师，上起课来挥洒自如，气势如虹，曾经说：“后面那个拿望远镜的，怎么上课用那玩意儿呢，又不是动物园！”我们那时经历过89动乱，敢在课堂上嘘任何老师，长达一年多之久，终于在王尔乾老师的一堂课上，被他好好数落一番，从此打住。据李涛的提议，最性感的当属教选修课《周边战争史》的女老师，每次都吸引众多男粉丝（当年还没这个词）争着坐在前排，老曹不知吃了啥豹子胆居然自告奋勇作为代表去老师宿舍套考试题。最幽默的是革命史老师，说到宋美龄在蒋介石追求下抛弃前男友，老师抬起腿使劲地蹬了一脚。他的课很受欢迎，我们还请他来宿舍座谈，他对大学生活的单调表示同情理解，说不像他们，夫妻还可以吵吵架。最有激情的当属大一体育课的刘老师，年纪比较大，但永远都是干劲十足，说话中气充沛，每节课让我们完成一个十二分钟跑。还有最语重心长的寄语，系主任王鼎兴老师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说：“做人要正直，做学问要严谨，做官要清廉。”

## 人生起步

大一入校，我们班男生孤悬海

外，单独住在远离计算机系9号楼的23号楼。23号楼是建筑系的大本营，大门口张贴的每张海报甚至小小启事都极富创意，各种优美的字体，充满想象力的图案让人驻足品评。披着飘逸长发穿着风衣的建筑系男生，背着画板，进出引人侧目。晚上熄灯后，阳台上轻快的吉他伴着年轻的歌声，挑动着每个人的情绪。虽然我们做不到如此奔放，但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。

90年代初，全社会开始热衷“下海”，当时有一种说法：“十亿人民九亿商，还有一亿人民待开张。”中关村那时日渐繁荣，四通、科海、希望等公司如日中天，各种大小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。大三开始，我们更加实际，大家专注于专业学习，要么开始准备TOFEL，要么出去打工。当时的社会导向和我们的注重实干，不知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家的择业，目前我们班同学基本上都在企业，没有公务员，好像连事业单位都没有。

那五年，有无数经典歌曲伴随着我们度过每一天。今天，每听到一首老歌，就能让人瞬间回到从前，想起当时的一个人，某件事，看到曾经青春飞扬的同学们，听到你我年轻的满怀激情的声音，甚至能够闻到夏初杨树花漫天飘舞时带着的淡淡香味。大一的时候，我们把《永远不回头》当作班歌，后来，我们模仿姜育恒略带忧郁地唱《再回首》，当然，我们也记得王杰的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》、赵传《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》和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、张雨生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、罗大佑《恋曲1990》、





Beyond《光辉岁月》，还有童安格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。每段歌词、每段旋律都经久不息回荡在楼道里，被我们反复吟唱，大概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。大四大五，基本上由郑智化带点颓废带些沧桑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，我们仿佛唱着《水手》毕业了。这些歌激励着我们，带给我们快乐，或者安抚着我们的困惑和迷茫，永远成为我们青春记忆中的重要元素。

那时候，中科院礼堂会播放原版奥斯卡影片，一般都是近期获奖的片子。那些影片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芒和人性的复杂，也让我们初识丰富多样的价值取向。其中的一些影片已然成为经典，依然流传至今，比如罗宾·威廉姆斯主演的《死亡诗社》、阿汤哥的《雨人》等等。国产的电影好像没有什么说得上的，倒是电视连续剧《围城》深受大家喜爱，记得当时我们是在一教看的，看到高兴之处乒乒乓乓地拍桌椅。那阵子刮起了钱钟书热，大家纷纷找了原著仔细研读。

1988到1993五年时间里，中国发生着剧烈的社会变迁，文化正在多元化，对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家门的孩子，对每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轨迹究竟产生了多少影响，短短几段文字无法描述清楚。

### 趣闻轶事

我们班的各类趣事糗事多得数不清，现在回想起各种细节依然让人忍不住开怀大笑，其中要论涉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，当属大一那年的愚人节玩笑。

话说，3月下旬某天中午，几个男生在138宿舍吃着饭闲聊，最后就捉弄女生达成共识，于是立马找来笔墨，由赵明同学执笔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写下了激动人心的招贴海报：大标题“寻寻觅觅”，内容为我女生宿舍诚征友好宿舍一同出游，最后一句煽情的话好像是：“青春不再，寂寞难耐！”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小武和赵明便骑车四处张贴。第二天，虽然石瑛和她们同屋的周春玲发现并撕掉若干张海报，但即日起，每到中午和晚上就有各系清华光棍们前来光顾女生宿舍，刚开始女生们莫名其妙，弄得满头雾水，不胜其扰。有天中午，小杜和吴涛同学专门找个借口过去打探消息，恰好碰到有其他男生前来示好，被我女生赶走，回来后小杜和吴涛绘声绘色描述了一番，大家开心得真同过节一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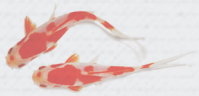
但也正是小杜和吴涛在楼梯口探头探脑地窥视谁在敲门，恰好让女生发现他们，于是基本断定就是本班男生们干的好事。接着系里领导也知道了，找女生们去谈话问是谁干的，厚道的女生们宽宏大量，事先已商量好没把自家男生供出去。

女生们表示了对男生的不满，于是男生们决定请她们过来当面道歉，谁成想这又是一个更大的阴谋。好像是周末晚上，男生们分头派人去女生宿舍和教室把女生请过来，特别是小杜和吴涛挨个自习教室去找人。女生们看大家诚意十足于是一起过来，没想到一进137宿舍坐下，就被单独反锁在里面，然后屋里的电被外面切断。黑暗

中，女生们正在议论怎么回事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有人在床下用东西钩她们的脚，于是惊叫连连，原来小武已在床下埋伏多时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赵明从外面跳上窗台，用手电筒自下往上照扮吓人状，其后一片混乱，最后以小武被生拽出来，女生们气乎乎离去而告终，男生们则在事后打开录音机，品评她们在屋里发出的声响。这件事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无头公案。经过了黑屋子事件女生们更是气愤了一阵子，但过后不久就原谅了我们这些心智尚未成熟的大男孩们。

北京城里和周边景点基本上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，几乎每次结伴出游都会留下一个故事。离我们最近的圆明园，当时学生半票，可以骑车进去，如果愿意绕道还可以逃票，如同我们的后花园，去的次数比较多。好像是大一中秋，晓东、老武、三辅和石瑛等同学去圆明园划船。当时的圆明园，基本保留了英法联军作恶后的原貌，没有过多的修复。第一次在福海里划船，没想到海里的鱼儿真多，不远处就有鱼儿在水上欢蹦乱跳，这时我们才注意到岸边立着多块“禁止捕鱼钓鱼”的告示。说来也巧，划着划着，不知怎么就有两条大鱼扑通跳到船上，在大多数人还发愣的当口，石瑛同学眼疾手快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装进随身带的包里（据晓东同学的记忆，是马季在春晚上兜售“宇宙牌”香烟带的那种黑色皮包）。回到宿舍，大家兴奋地说着，还没想好怎么处理那两条大活鱼，谁成想对门的元涛





见到鱼儿立马眼放绿光，自告奋勇说他负责处理，可以用电炉来煮鱼，只是需要铁脸盆。忙乱中，不知谁自觉地贡献出一个大脸盆，元同学麻利地煮了一盆鲜美的水煮活鱼，让大家一饱口福，大家一致说味道好极了，讨论下次什么时候再去抓鱼。周一，马立民从家里回来，大声嚷嚷：“谁拿我的洗脚盆去干嘛了？也弄得忒脏了！”

大二的一个初夏，老左、老武和小武突然同时剃了光头。据老武回忆，他是受了老左的蛊惑，冲动之下就剃了光头，至于老左和小武为啥剃，他也不清楚。好像他们三个一起在东区浴室附近的一个小理发店剃的，同出同进，平时上大课基本坐后面，那时偏要一起进教室，然后找机会并排坐前面。这三个光头为我们班大大地争了光，好像连上课时都引来老师一番点评。他们走在外面吸引大量眼球不必多说，连宿舍楼道里都亮堂了许多。教室里还有很多笑话，上军事课的时候，有个同学跳窗早退，老师看到了跟大家说：“都什么素质啊，还大学生呢，丢人！”有一次上马哲课，下课的时候，几个同学想走近路跳窗而出，被楼管大妈看到追了上来，其中一人穿拖鞋跑得慢被当场拽住，该大妈想登记他的名字以法办又怕其报假名，于是翻开他的书包拿出笔记本，得意地抄下“马哲”二字然后放人。

在宿舍楼里，看电视的机会很少，但只要是中国男足的比赛，甭管踢得多臭，大多数球迷同学都会去看，好比臭豆腐越臭越吃。

有时候，人多的里三层外三层，最后面的同学脑袋都顶到天花板了，好不容易进了个球，那个激动啊，喊叫声、跺脚声惊天动地，一不小心，站在高处的同学便掉下来。当然输球是常态，于是各种京骂震耳欲聋，完了之后就有人往楼下扔酒瓶，甚至开水壶和脸盆。

宿舍楼里经常有小贩出没，悄悄把门推个缝，探头小声问：“要袜子吗？”那时候，我们经常用粮票换若干双袜子，这样懒的时候，可以积一大堆脏袜子再洗或者直接扔掉。粮票也可以用来换手套和鸡蛋什么的，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，用电炉煮上鸡蛋和方便面也是件蛮惬意的事情。

食堂是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，那里也发生过很多趣事。我们住23号楼时，以十四食堂为主，该食堂常常遭到罢吃抗议，经常看到食堂门口贴着各种大小字报，用诙谐的口吻控诉其种种劣迹，比如说为了给同学们补钙，在米饭里掺上沙子等等，估计都是建筑系同学的才华体现。后来十四食堂里添加了一个乒乓球桌，大家吃饭之余还可以打打球。李明同学至今仍记得囫事一件，某天在十食堂排队买饭，快到时，一车饭卖完了，那个卖饭的大婶就去拉来一车新的米饭，拿了个耙子把饭耙松，不知是谁在后面多嘴，说那车像高宠枪挑的铁滑车，李明便说那耙子像九齿钉耙，于是大婶就不卖饭给他。李明同学向天保证他真的没有暗喻其身材像猪师弟。冬天晚上我们在宿舍煮面，有时会穿上大衣到食堂外面的大白菜堆顺一颗回来。当然还有大学生

之家，没赶上饭点我们常去那里吃饭。有一次，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被弄了个臭名昭著的黑色三分钟，大家心里堵得慌，悻悻然去大学生之家觅食，看到两哥们明显带着情绪，因为排队还是抢位子啥的，大打出手，让边上看的人也发泄一下胸中的郁闷。

进入大五，学业不再那么繁重，大家在外面实践，手里也有些钱，常常三日一小聚，五日一大宴。聚会的地点要么是食堂，要么是学校周边的小饭馆。那时候物价也便宜，一盘鱼香肉丝好像也就几块钱。光吃饭菜无法畅谈人生，于是开始喝酒，主要以啤酒和二锅头为主，但凡碰上大一点的场面，基本就有人要喝倒。有时是白天，就在食堂外露天，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还摔啤酒瓶，丝毫不考虑有低年级同学就从桌边路过去教室。到快毕业时，常常一顿饭要花上几个小时，完了之后七歪八斜地回宿舍躺着。我们班有几个能喝的，老鸭是那种自己想喝就喝，不想喝别人怎么说都不喝的，老武是那种别人一劝就喝的，一喝最终就会趴下的，但赵大是大家公认最能喝的，好像从来没倒过，当然隔壁班的“汤面”也生猛得很，喝起二锅头是用碗盛的。有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我们在南门外的饭馆喝酒，旁边是其他系的一个毕业班，他们喝得基本都倒了，剩下个别清醒的人不知怎么把他们弄回去，于是我们给他们出了个主意，回学校去食堂借辆三轮车。他们居然真的弄了辆三轮车来，把人一个个扛了出去，好像我们还帮了忙。